



純情青春夢 多情兄的

顛覆台語曲風的陳昇

我們始終未曾忘懷那個充滿勇氣、熱情、關懷和希望的年代，一個音樂創作者或許不足以挽救一個時代的危機，但卻可以藉由創作反映一個年代的心情故事，當時我們創作的所謂『新台語歌』，源於對台灣本土原創音樂的認同，無關語言的屏障，而是來自市井小民真正的生活聲音，是獨一無二的聲音。

文／郭麗娟
圖片提供／圓神出版社

身為歌手、詞曲創作者、作家和音樂製作人，陳昇以獨創性、頹廢感、多樣化，建立屬於個人的音樂及文字風格，然而，當人們高唱一首首「昇式情歌」，或跟著陳昇演唱會跑時，一定忍不住感到好奇，到底陳昇的腦子裡藏著什麼，能夠創造出這麼特別的作品與演出？

陳昇進入歌壇，初始在唱片公司擔任音樂製片，後來自己也想唱歌，在錄音室老闆支持下，即使面臨連房租都繳不出來的窘境，仍咬緊牙根完成生平第一張唱片，就這麼始料未及的當上了歌星。誠如陳昇在第一張唱片的slogan所說的：「如果你們認為我有一點怪，那是因為我太真實。」這就是陳昇。多年來始終保持一顆坦率真誠的心，及與眾不同的音樂與行事風格。

離鄉背井 實現抱負

陳昇，本名陳志昇，1958年出生於彰化縣溪洲鄉。常於放學後，躺在稻田裡，看著飛機在遼闊的天際拉出一條線，年少的陳昇想著：「飛機要飛到哪裡？坐在上面不知道有多爽？為什麼要住在這種屋後沒山坡、離海又太遠的鄉下？」

看著飛機向前飛去，陳昇心裡打定主意，有朝一日一定要離開故鄉。「每次跟鄰居拉牛去吃草，草坡旁亂葬崗，有時會暴露出一些無名屍骨，當時一邊拿石頭丟，一邊發誓：我絕對不要死在這種地方，我不要被抬到這裡埋，所以常常要求爺爺搬家，結果他們都不搬，高工畢業隔天，我就跑到台北來了。」

一開始並不是要做一個音樂創作者，陳昇最早的志願是要當畫家。十九歲的陳昇曾發誓，要在省立博物館開畫展。

提及年少，陳昇說：「北上的南部孩子一出火車站，就可以看到省立博物館，也就是現在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，只要有畫展，門口就有廣告布條，每次經過那個地方，心裡就想：給我十年，我的名字一定要寫在這布條上，我一定要征服這一切。」少年陳昇可是充滿理想和抱負。

1988年出版第一張專輯「擁擠的樂團」時，在經濟窘困的情境下實現音樂創作夢想，陳昇年輕的臉龐有著憂鬱。



實現理想前他作過很多工作：電梯維護、廣告公司沖照片、廣告業務員、在酒廊當吧檯。在酒廊當bartender也讓他看盡人生百態：「那是一個很有趣的職業，因為每個來的客人都要招呼，要把自己訓練得很有趣，因為有些人並不想講話，有些人很愛講話，每種人都要客氣應對。」

改名是因為想考唱片公司，可是同樣的唱片公司去了三次都沒錄取，不死心決定重來，但又怕自己名字一眼被認出，只好改成「陳昇」，竟真的考入綜一唱片。

在綜一擔任音樂製片幾年後，開始想自己作音樂，但並未得到老闆的認同，當時麗風錄音室的老闆徐崇憲頗欣賞他，鼓勵他：「我覺得一個新的創作時代差不多來臨了，你去弄一個團，作自己想做的音樂。」還借錢給他，讓他專心組團創作，一心爭取的唱片公司工作也因疏於上班而丟了飯碗。

陳昇坦言：「當時心裡很急，因為孩子沒滿周歲，房租一個月要兩萬元，但存摺裡的存款不到一萬元，夫妻倆死命工作，還把孩子託給鄉下的父母幫忙照顧。」但隨創意歌曲、創作歌手時代的來臨，陳昇在徐崇憲引介下進入滾石唱片，開始音樂創作。

他在滾石出版第一張專輯「擁擠的樂園」，為了宣傳，在晚上十點多，在人群散去的鬧區張貼宣傳海報，「當時好友在車上先塗好漿糊，硬著頭皮，捻著海報遮住自己的臉，快速跳下車門，在人們發現海報那張臉的主人就是貼海報的人之前，快速、羞赧地轉身離開。」回想此事，陳昇笑著說：「國內歌壇找不到幾個這麼賣力推銷自己的歌手。」

在音樂路上，陳昇很感激劉家昌。一回，陳昇和綜一唱片同事陪劉家



年輕時代的陳昇，參與一九九〇年的台灣學運，和陳明章、朱約信、伍佰等人，開始進行「台語歌曲新潮流」運動，這也是年輕學子的第一波自我覺醒。



「昇式情歌」中的代表作「把悲傷留給自己」，陳昇寫下：「我在想，有時候，我們真的因為找不到自己的身分而感到悲哀。」

昌參加尾牙宴，回程車上剛好聽到一首西洋老式情歌，心情極佳的劉家昌就問：「有人猜得到歌名嗎？猜得到是誰唱的嗎？」陳昇剛好知道演唱歌者和歌名，引起劉家昌注意：「你這個小朋友真有心、真愛音樂。」就這樣，他開始擔任劉家昌的助理。

回想當劉家昌助理的那段歲月，陳昇表示：「劉家昌經常告訴我：我們不是在做音樂，是在做人，人做好了，再做音樂。」後來劉家昌回美國，還問陳昇要不要跟他到美國！

純情青春夢 女性新主張

對死忠的歌迷而言，不論室內或戶外演唱會，陳昇都有一股魅力，像磁鐵般牢牢吸引歌迷，除了他不羈的台風，早期的作品，多植根於困頓的生活與萌芽的情感，〈多情兄〉、〈純情青春夢〉都可以看到毫無修飾的純情。

港邊又吹來南風，
咱來走著輕鬆的腳步，
走向神秘熱情的路，
海風吹來你的香味，
阮的心情真輕鬆，
嘛有提起約束，
講要做伙組一個家庭，
不管伊世事安怎變化，
阮的要求隴總答應，
吹起海風，妳是阮的人。

這首〈純情青春夢〉重新定義「女子需死心塌地等待心上人回來」約定俗成的想法，隨時代、思想的改變，年輕女孩對於「等待愛情」也有新想法：

送你到火車頭，
轉頭就做你走，
親像斷線風箏，
雙人放手就愛自由飛，

不是阮不肯等，
時代已經不同，
查某人嘛有自己的想法。
甘願是不曾等，
卡贏等來是一場空，
想來想去同款，
辜負著青春夢青春夢，
唱歌來解憂愁，
歌聲是真溫柔，
查某人嘛有自己的願望……

陳昇表示：「音樂就像是記憶，一個沒有記憶的人，任憑你怎麼槌，自然出現不了什麼，一個豐富的人，應該有許多聲音，記憶一些曾有過的情感與堅持。」

鼓聲若響 奮鬥心情

從小立志逃離故鄉，和父親的感情也是淡然維繫，「我和父親的冷戰差不多從初二開始一直到退伍前，感覺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吻合父親的想法，可是後來一想，還好有父親在一旁牽絆，不然我或許會不知不覺走入歧途。」

獨自在異鄉為理想打拼，其中的甘苦點滴心頭，〈鼓聲若響〉唱出陳昇對自己理想的堅持，也造就他在台語歌壇的璀璨煙火。

阿爸你甘還有在聽，
聽到阮用心唱的歌聲，
不管落雨天或是風颳天，
阮是跑江湖的藝人，
阿娘你甘也有知影，
阮在那外頭真正打拼，
不敢來耽誤當時的詛咒，
抹讓你親戚頭前嚙氣。
若聽到鼓聲，
阮的心情卡快活，
攀過了一山又一嶺，
演唱阮甜蜜的歌聲，
若聽到鼓聲，
阮的心情會快活，
沒料到環境的拖磨，
唱出阮悲情的歌聲……



2001年，陳昇到義大利威尼斯參加雙年展。



陳昇創作最豐沛的時期，台灣歌壇也風華正盛，像他這樣具備作曲、填詞有文采的音樂人，屈指可數。憑藉著驚人的意志力，從1994到2004，每年舉辦年終跨年晚會，讓人折服陳昇如馬拉松般的耐力，尤其各跨年晚會愈來愈虛有其表，逐漸引發樂迷反感的同時，相形下，陳昇以他獨有的姿態，堅持的十年耐力，一度受傷躺平下來，歌迷都以為陳昇大概準備吹休止符了，但每年這一天，他總有辦法跳上舞台，哼唱著屬於他獨創的「昇式情歌」，與君同樂。

酒後被打傷 發掘生命潛力

在歌曲作品裡陳昇有寫手札的習慣，如：「92年，年35」、「1988冬，孩子一歲大」，很容易推算關於「成長」

憑藉著驚人的意志力，從1994到2004，每年都舉辦年終跨年晚會，讓人折服陳昇如馬拉松般的耐力，也培養出一群死忠歌迷，上山下海跟著陳昇的演唱會趕場。

的數據，感受到創作者，如何從時間長河與俗世羈絆裡，維繫想像的自由與創作的空間。

幾年前，酒後頭被打傷事件，經過兩次腦部手術才慢慢恢復，回想此事，他釋懷的說：「雖然這樣的意外讓我的生活有很大改變，但仍然無法改變我創作的熱情，反倒是讓我瞭解生命中有很多過去未曾注意的潛力。」在醫院看到許多比自己還悲慘的病患，也看到社會上有許多需要關心的事，因此康復後，便急於回到工作崗位上。

陳昇表示，「人」是他最愛的「動物」，長期以來他從人們的身上找到創作靈感，從人們的生命故事找到喜怒哀樂的感動，卻被一個不認識、不瞭解其動機的人傷害，多少感到不解和落寞，但他不會因此放棄創作音樂的熱誠，反而會更執著的寫。陳昇並不避諱因傷導致功能受損的右手，他自嘲說：「就像新生Baby的手，還在學習使用；雖然不能彈吉他，但至

喜歡到處旅行的陳昇，被漠河北極村零下十五度的低溫，凍得說不出話來。



2001年台語歌手文夏（右）創作新曲〈兄弟演歌〉時，邀請陳昇合作演唱，激發出完全不同的音樂火花。

少可以傳宗接代！」

書寫心情 出版創作故事

陳昇到世界各地旅行，激發創作靈感，唱出許多令人驚喜的歌曲，同時也以獨具的文采，出版《9999滴眼淚》、《獵人》、《鹹魚的滋味》、《寂寞帶我去散步》、《布魯塞爾的浮木》和《一朝醒來是歌星》唱片書。

《布魯塞爾的浮木》一書，基於對流浪的憧憬，也許是體內原本就帶有不安定的因子，陳昇踏上他所謂的「粗鄙的旅程」。從巴塞隆納外海的 Mallorca，到馬德里、倫敦、巴黎、布魯塞爾、科隆、米蘭……，一路上，他遇見了幾個來自台灣的留學生，他們像漂浮在歐洲大陸的黃色人種浮木，每個人有自己漂浮的行跡，雖然不清楚前方有些什麼，但決定向前走，不在原地等待。而每一塊浮木，竟冥冥中有著一條絲線，牽繫著彼此。

二十幾年來，陳昇以獨特曲風在台灣歌壇佔有一席之地，從1988年出版第一張專輯至今已出版12張個人華語專輯，依序為：「擁擠的樂團」、「放肆的情人」、「貪婪之歌」、「私奔」、「別讓我哭」、「風箏」、「恨情歌」、「夏」、「六月」、「鴉片玫瑰」、「思念人之屋」、「50米深藍」，1992年開始以「新寶島康樂隊」演唱台語創作曲，至今已出版五張專輯。

除了演唱自己的創作曲，國內許多知名歌手都唱過陳昇創作的歌曲。2002年11月，寶刀未老的台語歌手文夏創作新曲〈兄弟演歌〉，邀請陳昇一起合作，激發出完全不同的音樂火花。



到世界各地旅行激發創作靈感，陳昇唱出許多令人驚喜的歌曲，同時也出版書籍。



《一朝醒來是歌星》唱片書中，陳昇坦承自己只是沒有找到比當「歌星」更快樂的事做，就這樣，一朝醒來「就是歌星」了。

已經四年沒推出新專輯的陳昇，為了新專輯全省找靈感，足跡踏遍台灣各地，他特別喜歡到窮鄉僻壤，到處走走看看、寫寫唱唱，要用音樂把台灣的美表現出來。

今年三月他坐了8小時的船到馬祖東引島，感受到東引的冷與高粱酒的猛，在安東坑道的半山腰坑口，在海風中、砲聲裡錄音，陳昇試圖把東引的聲音錄進來。

驕傲台客 執著音樂創作

今年8月19、20兩天，陳昇和伍佰、張震嶽、朱約信（藝名豬頭皮）、林暉哲等歌手，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「台客演唱會」。為何舉辦這兩場別具意義的演唱會，就要回溯到80年代末與90年代初的台語歌曲創作環境與背景。

1987年，戒嚴令解除，台灣壓抑已久的社會力驟然釋放，空氣中充滿著新鮮刺激的味道，所有的事情一下子都變得可能，當時最辛辣的作品屬「黑名單工作室」於1989年發行的【抓狂歌】專輯，一反台語歌悲情的傳統腔調，改以RAP、民謠、搖滾的形式詮釋，每首歌反映當年社會的政經現象，年輕一輩的詞曲創作者，更諷喻萬年國會，批判政府，大膽諷刺台灣政治問題。

緊接著九〇年的台灣學運，陳明章、朱約信、伍佰、陳昇等人，也開始進行所謂「台語歌曲新潮流」運動，這是年輕學子的第一波自我覺醒。尤其由林強創作主唱的〈向前走〉，完全揮別過去自我悲憫的心態，活力四射的曲風，記錄台語歌謠嶄新的一頁。

陳昇表示：「我們始終未曾忘懷那個充滿勇氣、熱情、關懷和希望的年代，一個音樂創作者或許不足以挽救一個時代的危機，但卻可以藉由創作反映一個年代的心情故事，當時我們創作的所謂『新台語歌』，源於對台灣本土原創音樂的認同，無關語言的屏障，而是來自市井小民真正的生活聲音，是獨一無二的聲音。」

陳昇提出一個頗讓人玩味思考的問題：美國紐約的居民被稱作「紐約客」是一種驕傲，但是台灣人被稱作「台客」卻感到俗氣、不雅，這是否意味著對自我認同的不足？

他只是個喜愛創作的人，他的歌曲，喜怒哀樂，是聽者的體悟與感受，這就是陳昇，一個過於真實卻又不失赤子心的創作人。

延伸閱讀

《一朝醒來是歌星》，陳昇著，圓神出版社出版